

翩翩花瓣情



SSQ

本S1B-3



翩翩花辨情



宋思樵 著

海南出版社

琼新登字(03)号

爱不释手系列丛书

翩翩花瓣情 宋思樵 著

*

责任编辑:何 为

海南出版社出版发行

(570105. 海口市滨海大道花园新村 20 号)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1995 年 10 月第 1 版 1995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开本 787×1092 毫米 1/32 印张:80 印张

字数:160 千字 印数:8000 册

ISBN7-80617-086-1/I·36

定价:79.80 元 (每册:7.98 元)

爱不释手系列丛书

翩翩花瓣情

翩翩花瓣情
痴心让我烦
金色蔷薇梦

梦里续前缘
泪中的温馨
温柔中的悔

不仅仅只是孤人
豪情只是为伊人
好梦难醒
吻进芳魂

前 言

这是个多么凄惋而迷朦的爱故事！

爱是美丽的，纯洁的，神圣的，但同时也是神秘的，空蒙的，难以言说的。谁能想像，一个年仅八岁的美丽而可怜的幼女，竟会对象父亲般照顾抚养她的成年男子说：

“我将来一定嫁给你，你要等我！”

多么不可思议的爱！两人相爱，恐怕是万能的上帝冥冥中所做的巧妙而神奇的安排吧，“有缘千里来相会，无缘咫尺亦徒劳。”的确，该你拥有的爱，任你怎样拒绝，也不会推掉的；这个成年男子的爱便是如此。

是的，开始他极力拒绝这份奇异而美妙的爱。他只是象慈父一般帮助一个孤苦无靠然而美丽聪颖的女孩；帮助她过正常人应得的生活。他一刻也没有对这个早熟的小美人产生过不轨的想法；甚至他那有名无实的冰冷的痛苦的婚姻都不能使他产生非分想法。

但是，早熟的她却很小就对他怀有深深的特殊的感情。这种感情越来越强烈，似乎和她过小的年龄和娇小的身材颇不相称。而他也终于意识到自己对她暗暗的却深切的恋情了，纵使她极力否认，万般抵制亦徒然。

终于，爱的火炬热烈燃烧起来了。两个肉体紧紧地结合在了一起……

炉火中烧的妻子残忍地毁了她。

即将绽放的这奇异而美妙的爱之花凋落了，曾经将逝的和仍活的人同样无限的遗憾、悲戚下哀怨……

难道这也是天意？！

目 录

第一章	悍媳妇和小精灵.....	(1)
第二章	一朵凋零的红牡丹	(35)
第三章	奇丽的爱情迷蒙的美	(79)
第四章	在可怖的精神病院里.....	(116)
第五章	“净菊名店”红遍天.....	(151)
第六章	爱的雨露终于降临.....	(191)

第一章 悍媳妇和小精灵

金碧辉煌的“OK大厦”赫然矗立在眼前了。方范斌停了车，从那辆豪华的“奔驰”牌小轿车中钻出身来，略略整了整衣帽，便大踏步向大厦走去。

一年一度的圣诞舞会——整个S市最隆重最热闹的歌舞盛会就要在这座引人注目的大厦中展开了。整座城市中全部的绅士淑女，各界名流济济一堂，不知是为这个盛会增添了无限的高雅与神采，还是仅仅为她增加了不尽的喧闹和嘈杂。更令人不解的是，不知如云的名媛雅士们以能参加此盛会引以为荣呢，还是整幢大厦为能吸引如此众多的“名人伟人”们而骄傲地挺起了胸膛。

方范斌乃当今S市红得发紫的商界头号人物，是一位罩满各种令人目眩的头衔和光圈、普通人连敬慕都几乎没有资格的S城头号名人，他的到来是必不可少的，整个舞会也肯定会因他的驾临增色不少。

早在四年前，年事已高的父亲便正式地宣布他为名闻遐迩的“康达集团”的继承人。从此，范斌成了的“康达集团”的副总裁；但事实上，年迈的父亲由于精力不济，也由于着意让长子尽早经受实战考验，而把公司的实际控制权、支配权都毫无保留地给了范斌——范斌名为副总裁，实则即总裁。这是不太傻的人心中皆了然的事实。

从此以后，范斌一下子成为S城新闻界关注的中心，尤其是S城如云的俏女丽秀们着意猎取的对象。这是不难理解的：谁一旦有福气被范斌选中做妻子，谁便一夜之间跃居巨大的“康达”集团皇后的宝座——这可是人人都馋得口水直往肚里咽的宝座，谁便转眼间拥有了百万资产，成为S城最富有的人之一。俗语说得好：“人为财死，鸟为食亡”。谁能禁得住这巨额财富迷人的诱惑呢——包括那些文质彬彬，温润柔顺的名门闺秀们？！

范斌成为S城美女们极力争夺“猎取”的对象，还有个不可忽视的重要原因：范斌实在是一个英姿勃发的美男子！一米八〇的高挺魁伟的身材，显示着男性力量的宽阔结实的双肩和胸膛，棱角分明的长方形脸庞闪烁着青年男子迷人的光辉，那浓密抖擞的剑眉，挺直光滑的葱鼻，满蓄着坚毅和深沉的双眸……再加上一身笔挺的西装，一条鲜艳的高级领带，一头经过仔细修整的美丽的黑发，他简直就是一个理想完美的“白马王子”的化身。就象所有的男人都不能不对漂亮迷人的女性产生丰富的联想和冲动一样，如此出众的男姓怎能会不成为女人们关注的目标？！事实上，范斌激起了S城几乎每一个女人心底的感情狂潮，而这股股感情潮征集起来，则把范斌置于一个难以抗拒的感情漩流之中。

所以，毫不足怪，当范斌风度翩翩地踏进五彩缤纷的大厅的一刹那，他便立即被大厅中贮足等待已久的淑女们的热烈的欢呼所淹没：

“噢，亲爱的他终于来了！”

“我心中的白马王子，见到你我简直控制不住自己！”

“方先生，你昨晚睡得好吗？我在街上看到你的身影，可一夜没睡好！”

“亲爱的，能赏脸和我跳个舞吗？……您可千万不要拒绝我呀！”

“……”

无数的美人儿都迫不急待地向他表白着，忙不迭地送给他一连串的飞吻；有一位并不太出色的淑女甚至情不自禁跑上前去，在他那迷人的腮帮上印了一个温柔而热烈的吻，留下了一块隐隐的红斑。

几乎整个大厅的目光都集中在了他身上，女人的目光是热烈的、渴求的，男人的目光则是羡慕的和妒嫉的——因为他们的女舞伴几乎都情不自禁地向范斌投去温情脉脉的一瞥，全然不顾男友愈来愈浓烈的醋意。

一个又一个的美丽绝伦的姑娘们争先恐后邀他跳舞。这当然不仅仅由于他的舞姿相当优美，更重要的是可以仔细端详他那张迷人的脸庞，得到若干他灿烂得如鲜花绽放般的笑脸，闻到他身上散发出来的令淑女们心旌摇荡的男性气息，甚至可以不受责备地随时在他的唇上、鼻子、额上抑或眉上印上一个柔情万种的吻。

但范斌实在并不喜欢这样的场面和气氛。他很大程度上是不得已而为之——谁让他成为S城商界的第一号名人呢？但就其心性来说，与其说他喜欢热烈的喧闹和海洋般的弥漫的赞美与恭维，不如说他更喜欢安静的独处与自由的思索。是的，他是个沉思型的人——虽然这与他通常的外表似乎大相径庭。当置身于这如鲜花竞艳的灿烂耀眼的美女群中时，他的心似乎也未曾彻底停止思索，由是感到了无聊与空虚。

我这是在干什么呢？她们都在做些什么？这究竟是个什么样的地方？真见鬼！这些讨厌的面孔，讨厌的灯光，烦人的喧嚣声，恼人的荡笑声……

于是他好不容易找到了一个机会，悄悄逃上了楼梯。

没有一个有自尊心的男人，甘心在那儿任人品头论足，甚至遭到猎取。

方范斌继续漠不关心地看着大厅，那些万般作状的女士们绝对想不到他会站在这儿居高临下的欣赏她们的焦急。

这时候，一个意气风发的男人挽着他的女伴从大厅入口走了进来。

那是朱玉恒——有名的花花公子，头号的大玩家。有关他的风流韵事都可以写成一本书了，但今晚他很不一样，他脸上有股掩盖不住的兴奋。

方范斌皱皱眉，朱玉恒跟他还有点亲戚关系，但朱家做的是珠宝生意，平常很少有机会来往，他也向来就不欣赏朱玉恒，尤其是今晚他这种小人得志的表情。方范斌正想移开视线——

“江佳丽，一个公主，真正的公主。”朱玉恒充满自信的声音甚至夸张到盖住了嘈杂的音乐，把大厅内所有的注意力都引到他这边来。他正向舞会的主人大妇介绍他身边闪闪发光的女人：“佳丽的外祖母是尼泊尔的皇后。”

江佳丽只戴了一颗嵌成心型的钻石项练，但她一身橄榄色皮肤在昂贵的白色丝质礼服中，益发显得高雅，那张轮廓分明的脸孔说明了她的亚利安血统，但她成熟的风姿比这些都迷人。

方范斌不晓得朱玉恒从哪儿找来这个身材高挑、秀发如云的女人，也不关心他为何把她如此妆扮起来，尊称为公主，但他第一眼看到江佳丽时，也跟别人一样，被牢牢地吸引住视线。

不管她是不是公主，对男人而言，她都是个女人——能激发男人无穷幻想与无限欲望的女人！

他叹了口气，强迫自己移开视线，也许她能给男人无上欢愉，但对他而言，她的意义就不一样了。

他已经在她脸上看到了“昂贵”两个字，不只是金钱，更重要的是他没这么多时间。

当他再度把眼光转向她时，他感觉到好太多了；这个像高空烟火般艳光四射的女人，对他不再具有那么大的威胁，他开始以欣赏的眼光看她在四周小心的洒播她的魅力。那魅力真一如传染病，许多情不自禁的男人都上钩了。方范斌心想，如果她能从其中好好挑选，她很快就可以摆脱朱玉恒，找到更理想的对象。

不知道为什么，当他正津津有味的观察她时，江佳丽突然抬起头来向她展颜一笑，那容美美得惊人。

“该死！”他在心中诅咒，她为什么不像别人只注意四周？而江佳丽这一望，引起了别人的注意，正到处搜寻他的女郎这里终于如获至宝的向他招手，他只有以最佳的风度下楼。

江佳丽自进入这个舞会后，就以微笑来争取友谊，很快的，她的笑容在这些知名人物中得到了回响，在一屋子的美女当中，他们喜欢她，不仅是她艳冠群芳，还有她的头銜。

一个公主！多么不可思议！许多人都在心中惊呼，他们莫不以和这个翩然而降的公主亲近为荣。

“不是只有童话中才有公主吗？”一个被冷落的少女尖刻的告诉她的男伴。

在一屋子的恭维里，有个叫唐文艳的女人偏不信邪，她是个八十公斤重，却偏偏还在胸前挂上五公斤饰物，一身叮叮当当的大肥婆。

她一向讨厌比她瘦的女人，此刻来历不明，身份可疑的江佳丽正是她的好机会。

觑了个空，她走到了佳丽的身边，她惊呼：“你的裙摆勾到了！”

江佳丽回头看了一眼，看不见自己的背后。

“走！我们到里面去把它弄平，要不然跳起舞来你就麻烦了！”她假装热心的拉断了一条丝线，半哄半推的把江佳丽弄进了洗手间。

一关上门，唐文艳就露出了狰狞的表情：“我不管你是哪里来的，可是我们不欢迎冒牌货。”她颐指气使地瞪着江佳丽，希望她在面前一寸寸的萎缩：“这后面有道门，你立刻从那里离开，玉恒那儿我会为你解释！”

“我不懂你在说什么！”佳丽那双黑宝石的眼睛非常镇定。

“你知道我的意思！”唐文艳盛气凌人。

“你不相信我是公主，对吗？”

“我看你是没办法证明了，除非你那些尼泊尔亲戚能像古代一样，为了你向中国朝拜纳贡。”唐文艳的冷笑中充满了恶意的讥嘲。

“这个呢？”江佳丽从皮包中出出一本小小的剪贴本，虽然旧了，却保存得很好，那里贴着一些从前时代杂志上剪下来的纸页，其中的一张图片是一个胖胖的国王和他的家人。

“这个就是我！”佳丽指着站在后排的一个女孩：“这些照片都是十多年前在王宫里拍的，跟国王坐在一起的是王后，最中间站的是我妈妈，她死了以后，我继承她的头衔。”

“看起来是有点像。”唐文艳脸上的狰狞消失了，半信半疑的凑了过来，看看相片又看看佳丽。

佳丽又翻过一页，这张剪报上有女孩在王宫花园玩的独照，她在菩提树下的脸孔异常的清晰，唐文艳又看到了她的特征——那张方型的、像钻石般发光的脸孔，还有她杏仁形的大眼睛，的确跟佳丽十分相像。

“皇家都有一个特征！”佳丽指着自己的鼻子，唐文艳仔细

观察，果然发现他们全有个直挺的，但在尖部微带弯勾的鼻子。

“你要不要看看？”江佳丽仍是不卑不亢的，唐文艳的信心动摇了。

“我没戴眼镜，你念给我听！”

当佳丽开始念剪报时，一口标准的英国牛津腔使肥婆愣住了。

“对不起，我错怪了你！”唐文艳非常愧疚的拥住她：“我太冒失也太无理了，你能原谅我吗？”

佳丽露出宽大的笑容：“对一个你不熟悉的人，有所怀疑是对的，可是公主并不是那么好冒充。”她轻轻叹口气：“让我们把这事忘了吧！”

“如果有人胆敢怀疑你，我一定会为你作证，我们绝对会成为好朋友！”唐文艳亲热地向她保证。

“谢谢！我初来此地，一切还要请你多多费心！”

佳丽知道这个吹毛求疵的胖女人开始崇拜她了，但只要她的公主头衔有一点闪失，这胖婆就会立刻改变，站在另一个立场上反对她。

“我要为你介绍我的好朋友，其中和我最要好的是牛大使的夫人，她从南美来，我相信你一定会像我一样的喜欢她。”唐文艳热心的说。

在一屋子人当中，牛史纯夫人那棕色的皮肤显得很特别，但最特别的，还是她不可一世的神情，可是当佳丽以流利的西班牙语与她交谈时，她立刻撤掉了那冷若冰霜的面具。

“你的西班牙语说得真好！”如果不是那么高傲，夫人是位十分迷人的女士。

“尼赫鲁大学！”江佳丽很谦虚地说：“我外祖父送我去上大学，我在那儿拿到了学位。”

“你在印度住了很久？”夫人有些好奇地问。

“除了尼泊尔之外，那是我的第二个家。”江佳丽回答，然后她们的话题就离开了印度，转到女人最感兴趣的方面上去。

接着，在唐文艳的引见下，佳丽又和许多夫人们成为朋友，她们的妒嫉立刻被好奇心所取代，而佳丽的聪慧，也适当的满足了她们某方面的想望，她雍容华贵、大方得体，无疑地，是今晚最受欢迎的客人，这使得带她前来一心炫耀的朱玉恒非常高兴。

朱玉恒原先以为她的美貌会成为她的障碍，没想到所向披靡，征服了所有的人。

他出神地望着她成为众人瞩目的焦点，有人向她邀舞时，她也大方的同意了。

江佳丽站立的时候美，说话的时候美，跳起舞来更有公主的风仪，连被众多美女包围的方范斌都对她的舞姿十分倾倒。

舞会快结束了，方范斌终于有个机会从一个聒絮不休的少女旁边逃开，他为这个无趣的舞会连打了好几个呵欠，正预备以最迅速的方式和主人道别免得又被缠住时，他忽然愣在那里。

他手上的戒指不见了。

那个刻着他姓氏的钻石戒指不但价值不菲，也是他升格当继承人时的礼物。

范斌努力地回想最后一次见到戒指是在什么时候。

啊！他想起来了，舞会进行到中途，他为了摆脱一个频频向他暗示，只要他愿意一切都可奉陪的女孩，他藉故去洗手间，结果溜到了一个覆有厚重窗帘的窗口去透气，无意中就把戒指脱下来留在窗台上。

范斌急急地找到那扇窗子，可是台上空空如也，戒指已经给人拿走了。

他正在懊恼之际，一个人影飘进了他的眼帘，正是江佳丽，她已披上了银狐大氅，跟朱玉恒翩翩地走向大厅出口，和主人夫妇告别。

那银铃般的声音惊起了范斌的注意力，他想起当他离开窗台时，只有江佳丽看见了他。而在这个非富即贵的大舞会中，也唯有她是来历不明的陌生人。

可是他要怎么才能拿回戒指？范斌望着这一对璧人款款走出大厅消失在门外，他决定无论如何也要一试。

他很愉快地跟主人道了晚安，也就从大厅门口出去，当他赶到停车场时，发现朱玉恒那辆耀眼的宝士四五〇已经不见了。但他立刻微笑起来，不管那枚戒指多么名贵，这都是个游戏，考验他耐力与智慧的游戏。

他给自己唯一的许诺是一定要赢。

他用最快的速度把车驶出去，终于在岔路口追到了朱玉恒的车。

几乎跟踪了大半个市区，朱玉恒才把江佳丽送到家，她住在一幢相当高级的公寓里，那是个规划得十分完善的社区，百万富翁的新聚落。

方范斌下了车站在暗处，忍受着他们长达十余分钟的告别式，好不容易朱玉恒依依不舍的上了车，江佳丽打开花园的栅栏，回过头去和他抛了个飞吻。

她那魅惑的姿态令范斌几乎想放弃了，她怎么会是个贼呢？而且只偷他区区一个钻戒！他泄气的想，但另一种说不出的理由又使他改变主意，他从暗处走了出来，是想上前质问江佳丽，出乎意料的，她看看四下无人，居然一推栅门，头也不回的离开那栋体面的大厦，急急地朝反方向的黑巷子走去，他的好奇心一寸寸升高，不顾一切的也追了上去。